

这么多“译注”，有几本上的注释真正让《诗经》回到《诗经》呢？

字韵歌风

某年某月某一天，在某著名图书网站搜索功能中，输入“诗经译注”四个字，瞬间跳出637条搜索结果。这些在新华书店上架的译注，分属不同作者、不同出版社。

不搜不知道，一搜吓一跳。这仅仅是公开出版的一部分，如果加上自费出版、合作出版的译注，一部《诗经》该有多少译注啊！即便用个保守数字，一千，那也要多少书架，才能把它们一本挨一本插下来！只能直叹古人真是了不得，为后人留下那么多饭碗和机会。同时也敬佩古代读书人，仅凭《毛传》和《郑笺》两本书，天下士子何人不懂《诗经》？倒是今天，如此多的译注，有几个人通读过《诗经》？又有几个人懂得《诗经》？而这么多“译注”，有几本上的注释真正让《诗经》回到《诗经》呢？

比如置于三百零五首诗开篇第一首的《关雎》，有人说表现了孔子的政治抱负和理想，希望天下英才包括自己都是那淑女，而治国施政的国王就是那君子，君臣之间的关系就像诗中所表述的那样，当是琴瑟友之、钟鼓乐之。又有人说，这是一首赞颂周文王和太姒爱情的诗歌。还有的认为这是意在教化天下万民、规范夫妇伦理。而我们的中学语文教材，只说该诗“表达了思念和仰慕之情”——到底是谁在思念仰慕？又在思念仰慕谁？编者整死不作交代。

“诗经”最初的编者是谁？至今尚无定论。孔子是在前人收集的三千多首诗歌中，精挑细选，选出了三百零五首，分风、雅、颂编成《诗》或《诗三百》，而在这精粹的三百首中，《关雎》位列卷首，可见孔丘先生多么看中这首诗。这首诗归入“风”。所谓“风”，原始

兼得斋夜话

适时的回首，是一个重温初心再找良知的过程，是清夜的扪心自问，是对人生的沉淀与过滤。

寻找“昨天”

□杨譞

有几样东西我一直念于心，已经寻找了很多年。它们不是名家字画、传家古董，抑或昂贵的黄金玉石，而是几样在大多数人眼里或许等同于破烂的东西。事物之贵贱轻重，因人而异。母亲在世时喜欢整理，我读过的旧书报、用过的笔记本，还有照片、证书之类，她都舍不得丢弃，一一归之箱篋；我因此也曾动员过她老人家一起为我寻找，可惜均未见这几样东西的踪影。

我最想找到的是小捆信封。邮局里出售的那种白色普通6号信封，45个，44个信封里装有44个学生的理想，第45个是我的。那是我当教师的第二年，在一次思想品德课上与全班同学共同做的一件事，我们相约在20年后相聚时同时拆开。为怕学生保管会丢失，所以我主动揽下了这个重任。

第二样东西是潘宗和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，一张窄长的白色生宣，尺寸约为15cm×45cm，草书。那时我的书法刚获奖，潘老师来信提醒我要深入传统、不懈努力，方有大成。

第三样东西是启东印社社刊《石花》。八开双面复印，约13期。发表在上面的文字和作品，真实地留下了30多年前启东篆刻爱好者们活跃上进的身影和敏锐的才情。

第四样东西是由南通教育学院主办、我主编的《书法教育与学》，新闻纸印刷，四开四版，共有上百期。

令人兴奋的是四年前的一天，百雄兄告诉我他手头有《石花》数期。虽然残缺，创刊号也遍寻不着，但已令我欣喜若狂。手抚社刊，早已遗忘的岁月如群鱼逐浪，争先恐后地跃出水面，又像一段模糊的卡带突然变得顺畅清晰。手抚社刊，有几个念头在脑际闪过：

●文艺的繁荣不能光靠政府大包大揽的“宏大”活动，小规模、高质量、多频数、务实纯粹的民间交流是不可或缺的补充，也是繁荣的基础。

●大量高手、人才默存于民间，有关部门应该发现之、举荐之、彰扬之。

●外面的世界越精彩，“魔鬼”的诱惑也就越强大。一切良好的努力都是先从内心生起，然后再向外部世界扩展。适时的回首，是一个重温初心再拭良知的过程，是清夜的扪心自问，是对人生的沉淀与过滤。遗忘是轻松的，好比风筝断线；寻找是艰难的，犹如把断了的线再次接上。同样一只风筝，断线与不断线，结果大不相同。

林花开了又谢、谢了又开，飞逝的日子却一去不复返。把握好今天，愿将来打捞起的记忆不再令自己脸红。

谁在《诗经》里孤独

□李新勇

子当时的微妙心理状态。好像除了心理描写，就没有其他描写。直感叹，后世的译注者想象力远远低于春秋之前的先民，而文学上的悟性，根本没法跟目不识字的先民相提并论，简直可以用八个字来描述：冥顽不化、愚不可及。

这是一首富有生动故事情节的民歌。故事的女一号是个二八芳龄“如玉”般貌美的女子，这女子出自民间，是个从小从事劳动的健康活泼的女孩子，否则不可能一个人在野外行走——也许是采蘑菇，也许背着背篓采野果，也许外出挖草药……不管做什么，总是离不开劳作。故事的男一号是个健壮的小伙子，或者是猎人，或者是劳作之余偶尔进入山林打猎的青年男子。故事的开始，小伙子打到了一只獐子，用干净的茅草包裹起来，正要带回家的时候，发现邻村心仪已久的漂亮女孩背着背篓走过来，便心生一计，将白茅包裹的獐子摆在女子必经的小路中央，自己躲到灌木丛后面。女子上前，看见小路中央的獐子，不清楚是猎人故意放置的还是落下的，便向四周呼喊：谁丢了獐子？谁丢了獐子？那个猎获獐子的青年心想这个漂亮的村姑不仅人美，还心地善良，不贪便宜，认定这就是自己未来理想的妻子。女子在獐子旁边等了一阵，不见人来，心想先把獐子搬到自己背篓里背回家，待猎人寻来再归还，不然被食肉的猛兽叨去。女子刚把獐子搬进背篓，小伙子从灌木丛后现身。不待发话，女子已羞臊难当，心想这如何说得不清楚？没想到小伙子说，我正待上你家提亲，这獐子便是我的礼物。刚才内急如灌木丛，没想到你倒提前把礼物收下，真是天赐良缘。

接下来剧情的发展表现在三句话上，“舒而脱脱兮！无感我帟兮！无使龙也吠！”表面上的意思是脱衣服舒缓点，别动我的佩巾，别让我家的大黄狗叫。事实上，这至少是别种不同的结果，一种是女子答应了男子的请求，并在林中成就了好事，小伙子被情欲冲昏了头脑，动作粗鲁，

女子对他说你动作慢点，别把我的衣服扯坏了，也别动我头上的佩巾，否则在这野地里，既没有针线也没有梳子，待会儿回去给娘娘瞧看见，是会笑话我的；你别喊好不好，要喊也小声点，小心惊动我家的大黄狗，冲上来咬了你屁股！这一种结果在春秋之前是说得通的，那时候民风淳朴，青年男女年岁相当，一个未婚，一个待娶，且都认识，有一定感情基础，彼此情投意合，便成就一段姻缘。

另一种结果，是女子婉拒了小伙子的婚姻请求，女子警告男子不得非礼：我的衣服你别动，我的佩巾你莫碰，你要再敢造次，我立即唤我家的大黄狗来咬你！这一种结果也是说得通的，毕竟是婚姻大事，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。

从文学的迷人魅力和艺术感染力看，孔子当年在选诗的时候，之所以留下这首诗，大概是倾向于第一种结果的。第二种结果毕竟是呆板无趣的，让前面的铺垫失去了存在价值，也让整首诗失去了吸引力。

但后世的注释者一个比一个更加“正人君子”，一点都不给孔老夫子面子。比如卫宏在《毛诗序》中评价说：“野有死鹿，恶无礼也。天下大乱，强暴相陵，遂成淫风。被文王之化，虽当乱世，犹恶无礼也。”朱熹则认为：“言以朴橄藉死鹿，束以白茅，而诱此玉之女也。”因此，读《诗经》，你要没有一点发散思维，没有“让诗歌回到诗歌”的精神，完全听信于前人的注释，其结果是以讹传讹、谬种流传。

古人所说的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，意思是，读通读透半部《论语》，你便有治国平天下的能力。这里所谓“读通透透”，读只是基础行为，关键是要“通”也要“透”。怎么才能做到既“通”且“透”？必须经过自己的理解、思考和判断，使所学的知识变成自己的知识和能力。

《诗经》有那么多译注，到底哪几本更接近《诗歌》本身呢？《诗经》也许正在《诗经》的原野上孤独着。真正懂得的人，更习惯于从原诗中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发现。



算力中心（AI绘画）

权力是把“双刃剑”。它会给人带来鲜花和掌声，也会带来罪恶和枷锁。用得其所，造福一方；用之失当，权倾人亡。

正确认识和行使权力

□凌云

力。”这些论述，都深刻道出了权力的一个重要本质，那就是“责任”。所以，从政者无论职位高低，都必须充分用好权力的“杠杆”，依托本职岗位的“支点”，有力地“撬动”事业发展，切实做到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”。

权力就是示范和向导。正因为权力拥有支配的力量，作为权力的掌控者就更应严格要求自己，以身作则、躬亲垂范，把“要人做”变成“看我的”“跟我做”，时时处处带头干，给人做出榜样和示范来。许多党的好干部就是这样做的。杨善洲在任时，没让子女搭过一次公车，没用公权为亲属办过一件私事，也没有给亲友批过一次违背原则的条子；焦裕禄不让自己的孩子“看白戏”，将票钱如数退还，又亲自起草并建议县委作出《干部十不准》规定；杨业功一生清正廉洁，写下“携礼莫入”挂在门楣上，每年经手上亿元经费分毫不沾，潜心为国铸剑……兵随将领草随风，在他们所领导的一方风清气正、干事创业蔚成风气。

权力是把“双刃剑”。它会给人带来鲜花和掌声，也会带来罪恶和枷锁。用得其所，造福一方；用之失当，权倾人亡。苏联雷日科夫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当权力是负担的时候，政权就稳如泰山；权力一旦变成乐趣，一切就完了。”因为权力一旦失去制约，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肆

无忌惮地践踏一切。尤其是权力和能力加身，若是运用不好，就是两个妖魔，多数落马官员就是被这两个妖魔放纵坏的。所以从政者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权力的“双刃性”，做到“敬畏权力、管好权力、慎用权力”“知敬畏、存戒惧、守底线”。

正确认识手中的权力，是从政者管好用好权力的关键。拥有权力者如果一旦忘乎所以，将权力看作是自己的能力，自以为神通广大、无所不能，总摆出高人一等的姿态，拿架子摆谱，说狠话唬人，讲昏话蒙人；或者错把权力当权威，认为自己威望高，一呼百应，盲目自负地将周围人的附和与赞同、吹捧当民意，还窃以为当道要津、功不可没；再或者把权力当特权，公权私用、以权谋私，把“公权力”变成“摇钱树”。那么，这个权力的掌控者，魔鬼之心必将滋生，贪欲也必将膨胀，地狱之门也就为其打开了。纵观一些落马官员的违法犯罪历程，无一不是权力观错位、扭曲所造成的。

树立正确的权力观，要立身不忘做人之本，为政不移公仆之心，用权不谋一己之私，严防权力的私有化、功利化、人情化、本位化，始终让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、在阳光下行使；并且认真解决好入党为什么、为官从政做什么、身后留什么的问题。惟此才能真正使好手中权力，做到权为民所用、利为民所谋，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。



无论遇到什么人、读取什么书、经历什么事，通通由自己的心念吸引而来。

那些星星

□江徐

闲来出门寻春，路边红梅花开，确如古代禅师所说的“春在枝头已十分”。我还记得刚刚过去的某个冬日午后，和一小段似水年华。

午后，静坐桌前，看不见的尘屑应在周遭沉浮飘飞。窗外鸟声啾啾，谁家待宰的鸡，啼得全然不知生死又不合时宜。远处市井烟火里的沉吟，好似漠漠流水。转头间看见书封上弘一法师正望着我。谁望向他，他便望向谁。一个人目光的流转，标注出一生心境的变迁。借取面前这双悲欢交集的法眼，我望进心灵的自深深处。近年已有渐渐领会——无论遇到什么人、读取什么书、经历什么事，通通由自己的心念吸引而来，真的是这样。关于弘一法师的一切，同样由起初不知知的欲念吸引而来。读他、写他、理解他的过程，其实也是读己、写己、理解自己的过程。文艺，我所欲也；佛学，亦我所欲也。文学佛学可得兼乎？按照己心，并不想回去过年，我想寻一山中古寺，一人、一灯、一书、一茶，可欣欣然也。都说小孩子喜欢过年，实际上我自幼开始就不喜欢过年，那些繁杂琐事、那些人情世故、那些家长里短与鸡零狗碎……都让我产生抵触而想远离。过年，如同遇劫，因为心结。终究还是得回去过年，在做完自我心理建设之后。

回到乡下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去屋后的运河边走走，看看流水，看看河上东来西往的船、桥上南来北往的车，看看河边手可摘星辰的白杨树，还有那条小时候跟随大人去河里淘米、洗菜、汰衣、游泳的田间小路。船在河面跑，车从桥上过，鸟于天上飞，又借来谁家屋后的高枝衍养子孙。云在青天水在瓶，天地万物各行其道，各得其所。走够看够，从荒野一株蜡梅上折一枝带回，洗净很多年闲置不用的搪瓷花瓶，插上，感觉屋里的氛围有了微妙的变化。

除夕，从木箱里翻出两本相册和外婆逐一翻看。那些年轻的亲人——一起吹洋泡泡的阿姨，温柔和善、年轻时爱看历史书的舅妈，擅长漫画还会刻图章的舅舅，中山装表面袋里别一钢笔的外公，还有我，每一位至亲，每一张被风雨浸湿而斑驳花糊的相片，鲐背之年的外婆都要隔着辽阔的岁月之河细细辨认很久。其实去年过年期间翻看过的，外婆忘了，仍有第一次发现的惊奇。相片，时光的印记，生命的蜕壳。

枕河而眠，尽是絮絮的梦。早早醒来听见鞭炮声四处作响，竟也传来船舶航过的轰鸣。这声音从小听惯的，低沉舒缓，可作黑夜的背景。

大年初一的黎明时分，货船已经在路上了呀。听着熟悉的声响，在心里谄得两句：谁家辛苦谁家欢，悠悠流水待玉盘。手机里新年祝贺消息鱼贯而来，红红火火，千篇一律，鲜有能够触动心扉的言语。想起弘一法师有一年在厦门妙释寺过年，他为年轻学僧宣讲——常人过年时，彼此晤面都会说“恭喜”，是为祝贺对方获得名利。他于这次新年之际，与众人晤面，也云说“恭喜”，不过是祝贺大家将能真实改过，不久将为贤为圣，并能利益一切众生耳。我亦在心里自道一声“新年好”，改过自新的新，希望自己精进。

平安喜乐皆如意，一念平静福自来——邻家的这副春联据说是他孙子的笔墨。见者皆点头称赞工整、有笔锋。手写春联，已属难得。不论好坏，年轻人愿意花工夫写春联，更为难得。上下联没有贴倒过来，同样难得。记得小时候每逢过年，家人会提前十天半个月买回大红纸，裁剪好，压几天，然后请村里的宝齐叔叔抽空上门，横竖撇捺，一笔一画，一张一副写妥。钱是不收的，家人会塞给他两包红塔山。白雪黑墨写红联，也是一段被渐渐遗失的旧时光。

插着蜡梅的花瓶放在八仙桌上，桌子上方是阿姨绣裱的一个“福”字。一块台布罩了几十年，这两年我才在心里婉转悟出来，这块台布应该是母亲生前裁制的。五颜六色的碎布头裁剪齐整后再一块一块拼贴起来，仿佛是色彩斑斓的福田，拼接处纵横交叉的细条好比田间阡陌。当新年第一束晨光斜照进来，梅影横斜，暗香浮动。这个角落好美，却只有我欣赏。外婆在门外，坐在轮椅上晒太阳，走路很蹒跚了。我想搀扶外婆过来，坐在桌子边拍一张照片。我还想组织家人坐在这个“福”字前面，再拍一张合影。每个人或站或坐，回去之前的深夜早已在心中预演再三。这份预演，将回去过年的抗拒心理消解了几分。近些年，我发现一个诡异的规律，就是但凡刻意预想过，以为能够实现的场景，十有八九不会照进现实。合影没拍，也没喊外婆过来拍。有些美好的角落，一个人安静地感受就很好。

新年甫过，亲戚们都像往年一样来看望外婆，一大帮人围着八仙桌，吃茶、吃车厘子、嗑瓜子，问暖嘘寒，关问彼此过去一年的收成和接下来一年的前程。这样的场合安静超过三秒，气氛就会滋生尴尬因子。在这种瞬间庞大而使空气膨胀的安静中，忽然有个已趋知命之年的“老头子”，因用牙签叉起的梨块汁水太多而像吮吸什么似的认真地吮吸着，并且发出吮吸的声响。安静一秒过后，某个人带头呵呵笑起来。第二个人、第三个人、一屋子人都呵呵呵呵笑起来。这阵纯朴的笑消解了双重尴尬。待笑声落定，大家拾起新的话题。

在镇上小姨家吃完晚饭回到乡下老屋，到门口下车，哇！下意识喊身边的人：“舅妈，你看天上好多星星啊。”“嗯啊，明天是好天。”舅妈说完这一句就转身进屋。想起某年仲秋在乡下，入夜后搬张小矮凳在门外吹吹风，舅舅说，天凉了，星就逐渐少了。何曾想到冬天竟也有繁星点点。那些清澈又亲切的星星，就在我头顶。我一个人站在门前，头仰转九十度，因为从南到北、从东到西，只有头顶那片苍穹缀满星星，仿佛春光洒落于春水中的那一片闪烁的晶莹。寂寂冬夜，仰望星空，我的脸庞和晶莹之间无所阻挡。就这样望了很久，很久。